

■ 陈廷一 著

许世友传奇

少林出身的猛将

武功卓绝

大别山的枭雄

飞檐走壁

张灵甫的克星

毛泽东的爱将

豪爽 豪气 豪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K825.2
93

许世友传奇

■ 陈廷一 著

中國社會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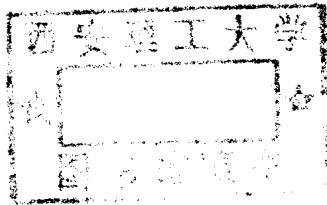
西安理工大学图书馆



C520355-0

许世友传奇

陈廷一 著



中文社会科学图书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许世友传奇/陈廷一著. -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4.4

ISBN 7-5087-0060-0

I. 许… II. 陈… III. 许世友 (1906~1985) -
传记 IV. 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1125 号

书 名: 许世友传奇

著 者: 陈廷一

责任编辑: 尤永弘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话: 66051698 电传: 66051713

欢迎读者拨打免费热线 8008108114 或登录 www.bj114.com.cn 查询相关信息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京海印刷厂

开 本: 640×960 1/16

印 张: 33

字 数: 623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87-0060-0/K·60

定 价: 39.80 元

(凡中国社会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流泪的新娘	(1)
第二章	龙的传人	(4)
第三章	段合铺河流着他童年的泪水	(7)
第四章	小牛倌	(10)
第五章	节外生枝	(16)
第六章	劫难	(21)
第七章	夺了一支盒子枪	(25)
第八章	神奇的梦	(31)
第九章	拜师	(34)
第十章	投奔少林	(38)
第十一章	母子情	(43)
第十二章	忍辱救师	(46)
第十三章	话说少林	(50)
第十四章	深山遇匪	(52)
第十五章	银镯失盗	(58)
第十六章	入少林	(63)
第十七章	手足情	(67)
第十八章	心中的楷模	(70)
第十九章	坐禅习武	(74)
第二十章	铁筷夹绳	(76)
第二十一章	苦练刀功	(80)
第二十二章	比武	(84)
第二十三章	校场夺冠	(88)
第二十四章	名师之死	(94)
第二十五章	思母心切	(97)
第二十六章	打出少林寺	(101)

第二十七章	团圆	(106)
第二十八章	月儿难圆	(111)
第二十九章	投奔师兄	(114)
第三十章	街头流浪	(118)
第三十一章	见义勇为	(121)
第三十二章	被迫从戎	(127)
第三十三章	较量	(130)
第三十四章	重逢	(134)
第三十五章	完璧归赵	(136)
第三十六章	虎口脱险	(140)
第三十七章	重回少林	(142)
第三十八章	敢死队队长	(146)
第三十九章	阴云密布	(149)
第四十章	上胜桥遇险	(153)
第四十一章	许世友下山	(156)
第四十二章	把银镯献给党	(159)
第四十三章	神秘的刀光	(163)
第四十四章	逃难觅青山	(172)
第四十五章	渔场脱险	(177)
第四十六章	青山寻妹	(191)
第四十七章	故乡在流泪	(200)
第四十八章	母亲，儿应为您做些什么	(218)
第四十九章	归队	(231)
第五十章	战斗在敌心脏	(239)
第五十一章	黎明在黑夜之后	(248)
第五十二章	报仇在今宵	(256)
第五十三章	偃月刀歌	(266)
第五十四章	特殊任务	(276)
第五十五章	酒店避难	(286)
第五十六章	大闹鸳鸯楼	(296)
第五十七章	生擒敌追捕队长	(308)
第五十八章	宝刀归主	(316)
第五十九章	难得团圆	(325)
第六十章	驰骋大别山	(333)

第六十一章	告别大别山	(347)
第六十二章	驳壳枪改姓张	(357)
第六十三章	降魔自有道高人	(362)
第六十四章	在白山黑水之中	(379)
第六十五章	巧计立功	(395)
第六十六章	骑士风采	(404)
第六十七章	驳壳枪“点名”	(413)
第六十八章	难忘的岁月	(424)
第六十九章	牙山飞奇兵	(446)
第七十章	胜利贺婚礼	(463)
第七十一章	下山虎	(471)
第七十二章	用其枪击其人	(482)
第七十三章	胶东保卫战	(496)
第七十四章	虎啸泉城	(506)

第一章

流泪的新娘

1901年的春天。麦苗沐浴着春日的骄阳，碧绿一片；油菜花从青翠的叶子下探出头来，张开喜盈盈的笑脸；挂在路旁青草上的露珠，一颗颗像亮晶晶的珍珠。大别山的春天多像一幅迷人的画卷！

清晨，太阳跃出了峰巅。喳喳叫着的山雀儿掠过山崖。喜鹊落在树枝上……

喜鹊叫，喜事到。一顶披红挂绿的花轿，在一伙人的簇拥下，穿过山崖口，从绿树丛中转来。远看，小轿颤悠悠，活像碧海中漂着的一只彩船。几面彩旗伴着时高时低的喇叭声，煞有一派喜庆的气氛。但近看时，却又着实叫人心寒。那轿前的乐班，人人面黄肌瘦，行头陈旧；他们有气无力地吹吹打打，连曲子的调门都把不准。再看那顶花轿，更是破旧不堪。轿身两面的银光玻璃也不知什么时候被人打碎了；轿帘上的山水花鸟图案，由于年久风吹日晒，全然不如积落的泥斑清楚……它远看是一台花轿，近看倒不如说是一块破旧的帏布裹住的一个木头架子。

当时，大别山区流行着一首民谣：“闺女身价看花轿，花轿新旧知人家。玻璃花轿是富家，檀木花轿小康家，破轿抬来黄花女，寒寒酸酸是穷家。”单从这顶破旧的花轿来看，就知道这新郎倌和新娘是什么样的身世了。

轿中十七岁的新娘，名叫心心，家在胡家山（今湖北麻城县）。她在兄妹四人中排行居末。由于是父母的老生闺女，被视为掌上明珠，只不过近年来家境渐趋破落，娇惯不起了。

据说，早年间，她的外祖父还是大清王朝的举人呢！曾经是麻城的七品知县。后来，由于被人暗算，削官为民了，家中的钱财典当一空，留下来的仅有一副银镯子，现在权作嫁妆，传到姑娘心心手中。

花轿吹吹打打绕过几个山丘，来到山崖下的小片空地上。在空地右侧，引人注目的是乱草丛中一个新隆起的坟头，新烧的纸灰还斑斑点点地散落在周围；新培的黄土上还没有长出青草。当轿子来到坟堆旁，新娘拍了拍轿门，示意轿夫把轿子停下来。她要亲临亡母坟前一拜，和老母做最后一别。

原来心心的母亲不久前刚刚病故，她还沉浸在万分的悲哀之中，本想推延婚期，无奈迎娶的日期婆家已订，只好带着思念亡母的泪痕，草草收拾一下就上轿了。

轿夫们理解姑娘的心意，轻轻地将花轿落地。吹鼓手们停止了奏乐。

新娘下了轿,移动莲步,穿过丛丛野草,来到母亲的坟前。她双腿跪在地上,取下手腕上的那副银亮的手镯,用双手捧在胸前,流着眼泪说:

“娘,孩儿拜别您了。”

说完泪如泉涌,抽抽噎噎地哭起来。良久,她才收起银镯,回到轿中。随着吹鼓手鸣奏,花轿一起一伏,直奔许家畈而去。太阳升到头顶树梢时,花轿才被抬进了偏僻幽静的一户农家小院。

在“雷子炮”和“百挂子鞭”的响声中,两个穿得花花绿绿的喜娘走了过来,只听一声喊:“迎新娘噢!”那贺喜的众位宾客便拥了上来。特别是那些看新娘的伢儿们,停止了捡炮,满头挂着炮纸碎屑,挟带着一股烟硝味儿,又一拥而上挤到轿旁。

在喜娘的搀扶下,新娘下了花轿。人们惊喜地看到,蒙着红盖头的新娘,不高不矮,窈窕多姿;脚穿一双尖脸浅红缎子绣鞋;胸前火红色的褂子上,绣着一束鲜艳的梅花,据说这是她用了许多个夜晚,才绣出的别具一格的嫁衣;白皙丰满的手腕上,戴有一副引人注目的银手镯。细心的人还会发现,新娘头上的簪子上还系着一根白头绳。本来上轿前嫂子给她摘下了,可她执意又扎了上去。此刻,姑娘手拿的红手绢,和头上那白头绳,倒成了一种不和谐的对比。新娘眼中含着一汪泪水,似乎是对亡母的哀痛,又似乎是对未来生活的怯怕;婚配的这位郎君,心眼是好是坏?尽管在定亲前,媒婆说得天花乱坠,毕竟她还没有见过一面哩!

新娘下轿,是拜天地的时候了,可人们却找不到新郎官。

这下可急坏了许母,马上让人去寻找。从前院到后院,从村东到村西,哪儿也找不到新郎官,气得许母顿足直骂:“这个憨娃儿!”许母在万般无奈之下,让闺女穿上新衣顶替哥哥,暂拜了天地,认了父母,入了洞房。新娘定下神来,展眉一看,见一个女孩子立在面前。这难道就是新郎官吗?她的心“腾”地一下,就像掉进冰窖里!

“是新郎不满意这门亲事逃跑了呢?还是他有事不在家了呢?……”新娘如同置身迷雾之中……

日头落山了,夜幕笼罩着山村。

洞房里的棉油灯闪着昏黄的光。

新娘坐在床边,心里有一团百思不解的谜。她低声地抽泣着,像是流入段合铺河的潺潺溪水声。直到吃过晚饭的时候,才见一个愣实实的男子汉,被婶子、大娘推进洞房。而后,门“砰”的一声被反锁上了。

这时,新娘才如梦初醒。原来,这才是真正的新郎官!新娘羞臊地扫了新郎一眼,立时,像触电一样惊愕了:

此人长得五大三粗,络腮胡子未刮,肤色黑得冒油;身上穿着土布裤子,裤带长了些,露在外面,裤腿高挽着;光脚板上登着一双宽脸布鞋;毛茸茸的腿上沾上了星星点点的泥斑……

新娘哪里知道,这新郎是被人从稻田地里拉回来的。对新郎来说,这

毕竟是第二次成婚，前妻暴病而死，新婚的神秘感早从苦难中消逝了。

当婶子、大娘们把他推入洞房，他扫了一眼新娘，吃惊的程度并不亚于新娘。新娘长得姿容秀丽，光彩照人。人贵有自知之明，他面对着菱花镜，看看自己的模样儿，竟像是一个做错了事的小伢儿，不知是站着好还是坐着好，连手也不知往哪儿放了。呆了片刻，他冲着新娘“嘻嘻”一笑，随后泥腿没洗，衣服没脱，便像单身时一样，直挺挺地钻进了被窝，很快响起了香甜的鼾声……

坐在床边的新娘，面对着这位陌生的新郎官，不禁又惧怕起来，他和自己想象里的意中人是多么的迥然不同！要是早知这样，还不如一辈子不嫁人。她有些难过，又有些不解人生之谜：为什么要离开家？为什么要到这举目无亲的地方来？女人的命运，苦啊！她失声痛哭起来，泪水沾湿了胸前的梅花，沾湿了大半片衣襟。但泪水却冲刷不了她那满腹的愁思和忧伤……

窗外想听悄悄话的人都替新郎官捏着一把汗。有的人担心地走掉了，但也有一些“愣头青”，偏不走，想要看出个究竟来……

突然间，从窗户缝里，扔进几句半冷不热的话：“面孔好看能当白馍吃？有大哥心眼这么好的庄稼人，保你有米下锅，吃穿不愁噢！”

话是开心锁。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新娘并不是富户人家的小姐，从小就跟在娘的屁股后面下地干活、纺棉织布。艰苦岁月使她懂得这个朴素的道理：“白馍好吃，那是人们用汗水换来的；猪肉味香，那是用双手喂养大的；白白脸蛋儿，真不如能干的强。”她想只要他不是个好吃懒做的人，往后的日子总会甜的！

人生竟像一场梦幻！

有时一句话就能决定、影响人们的一生。处在三岔路口上的新娘心，正是听信了窗外扔进来的几句话，才安下心，和粗实憨厚、能吃苦的汉子过了下来。他们艰苦度日，生儿育女，相处得十分和睦。后来，她竟成了名扬四海的许世友将军的母亲。

这段佳话，在乡间一直流传着……

第二章

龙的传人

李家姑娘嫁到许家以后,虽说日子过得拮据,断不了吃糠咽菜,好在丈夫憨厚,知道疼人,所以小两口恩恩爱爱,夫唱妇随,很令山坳人羡慕。

他们婚后四年,也就是1905年暮春的一个傍晚,狂风摇撼着许家寨。远远眺望七彩龙潭——大别山主峰,只见黑云缭绕,雾气腾腾,电闪雷鸣,一团团举手可摘的黑云如流星飞马,伴着“呜呜”的山洪暴发声,向许家寨压来,顿时山谷一片阴森、恐怖!

雷鸣夹着电闪,电闪带着雷鸣,转眼间暴雨倾下。这雨,一会儿如瓢泼,一会儿又似筛子筛,大一阵,小一阵;急一阵,缓一阵,持续不断。

雨水从屋檐、墙头和树冠上流下来,积水摊在院子里,冒着水泡儿,像开了锅的水一样。一个个水泡争先恐后,顺着门缝和水沟眼儿滚出去。家家户户的水,在大街小巷上汇成了急流,转过屋角、墙根,涌向村东的段合铺河。

许家寨的乡亲们并没有跑到屋里躲雨,而是披着蓑衣,顶着斗笠,赤着脚,扛着渔网,拎着鱼篓,纷纷向村东的段合铺河奔去——七彩龙潭要给他们开潭送鱼了。传说当年七彩神龙飞来的时候,也是电闪雷鸣,和这天气一模一样,他们每家每户都捞了不少的神鱼。今儿,也许正是他们平日烧香祈祷感动神龙的结果。

他们冒雨跑着,唱着,高兴地喊着对方的名字,像过年过节似的欢迎神鱼的到来;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宛如这水流,从各家各户涌向段合铺河畔。

许世友的父亲许存仁,也夹杂在这捕鱼的人流中。他既是种庄稼的好手,也是捉鱼捕虾的能手。他精明过人,脚步比谁都大,丢下欲要生产第三胎的妻子,第一个来到了河边,天时、地利全让他占了。

掌灯时分,人们都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个个的鱼篓都装得满满的、鼓鼓的,就连伢儿们手里提的、老汉的粪筐里装的都是鱼,看了令人眼馋。

可是捕鱼能手许存仁却是高兴而来,扫兴而归。他两手空空,只捉了一条长二尺、重一斤的鳙鱼。当地人都叫它“龙鱼”。他怕别人奚落,低着头,脚步匆匆,连话都懒得说。偏有一些伢儿们赶上去,把满篓子的鱼显露在他的眼前。有的问:“存仁大叔,你不是捉鱼能手吗?今儿怎么这样败兴?”有的问:“存仁大叔,你瞧我这条红头鲤鱼有多重!”……许存仁闭口不语,只管往前走。

许存仁闷闷不乐地回到家里,看到临产的妻子正在酣睡,知道她还没

有用饭,急忙下灶做鱼。他把那条睁着眼睛的龙鱼,剁成三断,放到锅里。贫苦人家,清水煮鱼,也算作一顿美食佳肴。不一会儿,锅口向鱼烂。掀开锅看时,只见三断龙鱼像又直立起来,尾巴在下,鱼头在上,似活的一般。许存仁大吃一惊,赶忙把它们铲到碗里,端到妻子面前。

说也奇怪,妻子吃了第一段鱼,腹部开始微微作痛;吃了第二段鱼,这疼痛便剧烈起来;吃到第三段时,腹部已疼痛难忍。等她把三段龙鱼全部吃到肚子里后,她便痛苦地倒在炕上大吼一声,一个黑胖黑胖的男婴,便“呱呱”地坠地了,连接生婆、孩子的奶奶还没有来得及叫过来,宝宝已来到了人世。

小脚祖母剪断脐带,抱起孩子时,但见他顿睁双眼,似从酣睡中醒来,那眼睛里还带有一丝倦意。他长得像他父亲一样黝黑。乍看,身上像还带有隐隐约约的龙皮似的花纹。

这孩子生来爱哭,从落地那天起,一直哭了三天三夜,惊得左邻右舍都不安宁。村里的人都说:“老许家生了个‘哭叫子’,是龙胎变成的。”虽然这是迷信的说法,但它包含着乡亲们对小世友初来人世的喜悦,也蕴藏着受尽封建压迫的劳苦大众望子成龙的心愿!

后来,许世友成为新中国的创业名将,应了乡亲们的说法,于是,就连将军的故居,包括许家的地理坐落,“风水先生”们都有诸多活灵活现的传说。这些传说虽然没有科学根据,但此地出了将军,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在许世友还未出世时,小脚祖母就给他想好了名字,并亲手缝制好红布缨帽,等待他降生。大别山区一带,有这种风俗:伢子出生,祖母起乳名,老师起学名;小时称乳名,大时称学名。

当时山区文化落后,方圆十几里找不到一位识字先生。因此当祖母的多是望物起名。男孩子多叫小鸡、小狗、小猫、小兔;女孩子多叫花儿、菜儿。将军的祖母虽说没喝过墨水,却给他起个“友德”的雅名。可人们不习惯这种叫法,加上许世友自幼长得丑,人们多叫他“丑伢儿”,这样祖母为他起的雅名渐渐没人叫了。

“丑”字概括了许世友的面相。他和父亲长得一模一样,正如他的三个妹妹长得像母亲般白暂漂亮一样。许世友为此曾很纳闷:老天为何待人不公?一母同胞,为何长相迥然不同?许仕友这学名,则是由姓氏、字辈、祖母给他起的雅名中各摘一字组成的。

这三个毫不相关的汉字拼凑一起,经有墨水的老师一解释,则是奇花异草一般,不同寻常了。那意思是:“出官纳仕,结交官友,将来必居民上。”

“许仕友”也曾为有这个美名而感到心满意足。可是,当他投身革命,把自己的身心与革命融为一体的时候,他才渐渐感到“出官纳仕”是出于封建的人生观,与共产党要革封建的命,为穷人打天下的信仰格格不入。

于是,许仕友在红四军的时候,便把“仕官”的“仕”改为“战士”的士,决心做个名副其实的红军战士。一字之改,标志着将军思想的成熟、理想的升华!一字之改,标志着将军将由“自为战士”向共产主义战士迈进!

许士友的名字是与中国革命紧密连在一起的。“许世友”,则是他参加革命后的第二次改名,这一次是由毛泽东同志提议改成的,而且可纪念的是这名字诞生在他被任命军长之日,这不能不为他传奇般的一生又增添了一抹色彩!

第三章

段合铺河流着他童年的泪水

段合铺河是一条美丽的山间长河。白缎带似的河水，犹如一条银龙，摇头摆尾，急急忙忙跳下黄土岭，穿峡入谷，直冲许家畛而来。然而，河到许家畛，却突然来了个急转弯儿，从村东绕过，把个许家畛直脱脱地甩在它的身后，在那河水急转之处，卷起一堆堆咆哮着的白雪般的浪花。

许家畛就是这样一个依山傍水、风景旖旎的深山僻村。许世友的家就坐落在村东山坳里，这独立的院落由瓦顶的正房和茅草盖顶的两侧耳房组成，没有围墙，在屋前空场上安放着一炉灶、鼎罐、挑筐、背篓和其他农具。房舍周围的风光十分优美，后山和房屋两侧包拢着郁郁葱葱的树林，屋前生长着翠绿的竹林，右面是一片水田，水田远处是深幽的山谷，茂密的丛林，转动的风车。

许世友兄妹七人，他排行老三。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弟弟妹妹，他不可能像“老疙瘩”那样“自来娇”。用将军的话讲，在这个家庭里，生不逢时的他，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他的出生只能给这个本来就缺吃少穿的家庭多一张吃口；给生他养他的父母肩上又压上一块沉重的石头。

许世友两岁的时候，还是个“软面团儿”。两腿不能立地，只好在母亲用栅条挡住的小天地里爬来爬去。他长长的脖子，顶着一个大脑袋。谁要来到他跟前，他只能仰脖冲你傻笑一下，递出一只手来，显然是一个食不果腹的孩子。

“把他卖了吧！”在那个度日如年的艰苦岁月里，娘饿得浮肿了，爹饿得躺在床上起不来，一家人在死亡线上挣扎。为了不致使大家都饿死，父母曾商量着把他卖掉……

终于在天空飘着雪花、寒气逼人的一天，父母将这个想法付诸了行动。

人贩子出现在许家门口。当爹一手领谷一手交人的时候，隐在屋里的娘，忍不住从屋里冲了出来。她把两斗带壳的稻谷，扔还给人贩子，又从人贩子手中抢过自己心爱的孩子。不懂事的小世友偎依在娘的怀里，还笑哩，当他看到娘含泪的眼睛，才莫名其妙地哭了。哭着哭着，他突然停止哭泣，甜甜地叫了一声“娘”。

这叫声，撕碎了做娘的心，扯得当娘的九曲回肠，寸寸裂断。

“这是咋着啦？”爹摊开双手，现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他爹呀，俺的孩子俺的肉，咱不卖了。要卖，连同俺一块卖了吧！”

爹愣愣地望着妻子：“不是说好的吗？”

娘只流泪水不答言。

爹干枯如柴的双手颤抖着，吞吞吐吐地说：“那咱们拿什么下锅啊？”

娘狠了狠心，撸下腕上的银镯子，向爹掷过去：“那，就把它当了罢！”

“不能当掉它！这镯子是你家的光彩！卖孩子卖地也不能当掉它！”

爹手捧着镯子，想起了去年的光景……

去年春天，爹的痼病复发了，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家里倒下当家人，如同房子断了顶梁柱。全家人泪眼望着他，都被他的病吓坏了，目光中充满了恐惧和绝望的神情。剧烈的悲痛熬煎着他的心。全家人连吃饭都成了大问题，哪还有钱给爹看病呢？万般无奈，娘提出当镯子，爹听了，发了大火：

“国穷不卖土，家穷不卖宝。若是卖掉镯子，家产就败在俺们这代人手里。上对不起列祖列宗，下对不起子孙后代，俺还算什么男子汉！”

眼下，娘又提出当镯子，怎不激起爹的无限感慨呢！

“卖出去的孩子是活的，长大兴许还能回来看看家。常言说，‘狗不嫌家贫，儿不嫌母丑。’可是卖了镯子，却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啦！”这便是爹的逻辑。

在娘的坚持下，小世友没有被卖掉。在执拗的父亲面前，银镯也没有被当掉，全家人只好忍饥挨饿一冬，换来了这个家庭人口的齐全。

天有不测风云。小世友出生的第三年（1908年），就赶上了大别山那场罕见的旱年。地里的禾苗像得了病似的，叶子挂层灰土打着卷；杂草抵不住太阳的曝晒，叶子卷成了细条条；干燥的热风把大别山都吹焦了。旱年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包括小世友的妹妹春伢，而小世友却是一个幸存者。按照娘的话说，他死了几次，阎王爷不要他，而活了过来。那时，刚刚学会站立的小世友，瘦得皮包骨头，长得像个羽毛零散又无光彩的瘦公鸡。就连那叫声也有气无力，而且时常昏死过去。娘慌张地把他抱到邻村郎中那里，郎中给按按人中，总是摇头说：“这孩子是饿的呀！”母亲听了只得暗暗垂泪。

为了给孩子加强营养，母亲在逢年过节时，偶尔也炒一两个自家鸡下的蛋。浅浅的盘子里，星星点点的蛋花，好像冬夜天空中怕冷的星星。小世友人小，抢吃了一块又一块，到夹第三块的时候，父亲的筷子已敲响了盘子边，严厉的目光使他生畏：“要大家分着吃，你看，哥哥姐姐们也又瘦又病。不能只顾你个人！”

小世友的筷子缩了回去。小眼睛眨了眨垂下了，仿佛做错了什么事。母亲偷偷抹泪，但是在严厉的丈夫面前，没有敢给小世友多夹一块蛋花。

许世友稍大一点的时候，便成天跟着父兄放牛、砍柴、耙草……凡是兄长要干的活，他也样样学了起来。

清明节一过，大地被暖洋洋的太阳催醒。砍割过的草木楂上，不用人工修培，在风吹雨灌和阳光的普照下，茁壮地抽出了嫩芽，遍地盖满了茸

茸的绿草,野菜开花,蜂飞蝶舞,处处一派生机。

这正是贫苦农家采野菜的时节,以野菜充饥,代替粮食。因此父母规定,每人每天除放牛放羊外,还要采集一篮野菜。许世友虽小,定额却和哥哥们一样。父亲对他说:“你干得少,就得累别人。”这话使许世友懂得了自己在这个家庭中的位置。他要多干一点,减轻大人的负担。有时看着他瘦小的身躯,在山崖和断壁间攀登忙碌,采野菜、拾柴火,父母也于心不安,但他们忍下了。因为他们发现,儿子不要别人照顾,他已经变得越来越倔强,不但提前干完分派给他的活,有时比兄长干得还快一些、好一些、多一些呢!

美丽的段合铺河,绕过这个历史上没人知晓的许家畚,终年不息地奔流着。这河水既流淌着小世友童年的欢乐,也流淌着他苦涩的泪水。这河水像他那奔腾不羁的个性,也像他那翻滚着浪花、激起一圈又一圈涟漪、永不泯灭的记忆……

记得他曾在河里摸过河蚌,捞过鱼虾,也曾在这里救过一个和他一般大小的落水儿童。由于下水急了点,他还呛了口水呢!

那是一个落霞的傍晚。

小世友和孩子们挎着采满野菜的篮子,正要路过小河返村,一个同伴山娃不慎踩翻了河石,滚进了河里。河水冒出一串串白泡儿,同伴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吓呆了,哭喊起来。

只有小世友镇定自若。他扔下菜篮,和衣跳进了深水。谁知那孩子手忙脚乱,一下子扯住了他的衣襟,像捞到了救命稻草一样,死死不放,很快把小世友也拖进了水底。小世友心不慌,寻找到河石,用尽最大的力气,突然起跳,终于露出水面,把山娃拖到岸上。事后回想,他也感到有些后怕呢!

还有一次,他饿着肚子,在河里摸呀摸,小手冻得像个红萝卜似的。日头落山时,他终于捉到了一条四指长的鲫鱼片子。他高高兴兴地跑回家,满以为能得到病中母亲的夸奖,可是出乎他的意料,母亲不但高兴,反而扇了他一耳光,那手中的小鱼被震落在地上,一蹦一跳地挣扎着。

他真委屈呀,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娘又突然把他搂在怀里哭了,边哭边数叨着:

“孩子,俺的好孩子。娘不该打你。娘打你的好意,怕你溺死在河里,一辈子也见不着你啦。”

“娘。”刚刚懂事的小世友用他那只冻得像红萝卜似的小手,替娘擦去流出眼眶的泪水。说道,“俺看到您有病,几天不吃饭,脸色蜡黄蜡黄的,这鱼是俺专为娘捉的啊。”不等小世友说完,母亲便放声痛哭起来……